

爱

生命与爱不可分割。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爱。即使最初级的意识也总是在试图冲破自身局限，以体验同其它形式的某种统一。虽然

爱遍及宇宙

每个形体都独立于其它形体，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同一个生命整体的不同形式。即使在幻相世界，对这一隐藏内在现实的潜在感觉，也间接地表现在一种形体对另一种形体的吸引上。

一切行星和恒星所服从的引力定律，都是以自身的方式对渗透宇宙每个角落的爱的隐约反映。甚至反感力量其实也是爱的表达，

非动物界的爱

因为有些事物相互排斥，是由于它们被另外一些事物更强烈地吸引。反感是正面吸引的一个负面后果。普遍存在于物质构造本身的内聚力和亲合性是爱的积极表现。在该层面的一个鲜明例子，是磁体对铁的吸引。爱的所有这些形式都属于最低的类型，因为它们必定受到初级意识的制约。

在动物界爱变得更明显，表现为对周围不同对象的有意识冲动。这种爱是本能的，并且采取通过占有适当对象来满足不同欲望

动物界的爱

的形式。当老虎企图吞食小鹿时，可以说它在某种意义上爱上了小鹿。性吸引是这个层面的爱的另一种形式。爱的所有表现在此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说，都试图通过爱的对象来满足某种身体冲动或欲望。

人爱远远高于所有上述低级形式的爱，因为人具有充分进化的意识形式。虽然人爱承继了较低级的亚人类形式的爱，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又有别于它们，因为自此以后，其运作必须与一个新的因

素——理智——一起进行。有时候人爱表现为一种与理智分裂的力量，与之平行。有时候表现为一种与理智混淆的力量，与之冲突。最后，它表现为和谐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爱与理智得以平衡，融入一个统一整体。

因此人爱与理智可组成三种结合。在第一类，思想领域与爱的领域尽量分离。也就是说，爱的领域几乎不为理智的运作所及，爱极少或根本不被允许涉入思想领域。当然，灵的这两个方面是绝不可能彻底隔离的；但当爱与理智交替作用（交替占优势）时，理智就不能启迪爱，爱也不能活跃理智。在第二类，爱与理智同时运行，但不能和谐地工作。这种冲突虽制造混乱，却是向更高状态发展的必要阶段——在此爱与理智达到真正的结合。在第三类爱中，爱与理智的这种结合是既成事实，其结果是爱与理智皆被彻底转化，促成一个新的意识层面的产生。与正常的人类意识相比，最好将之称作*超意识*。

人爱出现在充满欲望的自我意识母体。在很多方面，爱都带有这些因素的色彩。从万花筒里较简单因素的不同组合中，我们得到千变万化的图案。同理，由于不同精神因素的新奇组合，我们发现爱也包括了几乎无限的性质变化。不同的花有无数的色度，人爱也有各种微妙的区别。

人爱由大量的障碍因素所包围，比如痴迷，淫欲，贪婪，瞋怒和妒嫉。在一种意义上，甚至这些阻碍因素也要么是爱的低级形式，要么是这些低级形式的必然副作用。

可把痴迷、淫欲和贪婪看作爱的反常与低级形式。痴迷使人迷恋于感官对象；淫欲使他产生与之有关的感官欲望；贪婪使他想据之为己有。在这三个爱的低级形式中，贪婪倾向于从原始对象延伸到获取之的手段。因此人们对金钱、权力或名声产生贪求，这些又会成为占有不同欲望对象的工具。当爱的这些低级形式受到阻挠或阻挠威胁时，瞋怒和嫉妒便由之产生。

这些爱的低级形式阻挠着纯爱的释放。在摆脱这些低级爱的限制和歪曲形式之前，爱的溪流就永远不会清澈稳定。低级是高级的

敌人。意识若陷入低级的节奏，就不能从自造的习气中解放自身，难以摆脱它们而前进。就这样爱的低级形式继续干扰高级形式的发展。必须放弃它们，才能让爱的高级形式自由呈现。

高级爱从低级爱外壳中的冲出，借助于对辨别力的不断行使。

爱与痴迷

因此，必须把爱与痴迷，淫欲，贪婪和瞋怒等阻挠因素严格区别开。在痴迷中，人成为其迷恋对象的假想魅力的被动牺牲品。在爱中乃是对所爱对象的内在价值的积极欣赏。

爱也有别于淫欲。在淫欲中是灵魂对感官对象的依赖和随之而来的灵性从属。爱则把灵魂置于与形体背后之实在的直接和协调关系

爱与淫欲

中。因此淫欲被体验为沉重，爱被体验为轻松。在淫欲中人生变得狭窄，在爱中生命得到扩充。爱过一个灵魂就像把其生命添加到你自己的。你的生命就好像增了倍，你实际上生活在两个中心里。你若是爱整个世界，就会通过他人的感受而间接地生活在整个世界里。但在淫欲中却有一种生命的衰落和对被视为“另一个”的形体的无望依赖感。因此，在淫欲中是分别和痛苦的强化，而在爱中却是一体和欢乐感受。淫欲是消耗，爱是恢复。淫欲寻求满足，爱体验满足。在淫欲中有兴奋，在爱中有平静。

爱也同样有别于贪婪。贪婪乃是以各种粗鄙和微妙形式的占有。它试图窃用浊事物和人，以及名声权力之类抽象无形的东西。

爱与贪婪

在爱中，不存在别人附属于你个人存在的问题，只有自由和创造性的倾注，这给被爱者的精神生命注入生气与活力，而想不到自己。似乎矛盾的是：贪婪试图占有另一个对象，实际上却引向相反结果——把自我置于对象的支配之下；爱旨在把自我献给对方，实际上却引向灵性的结合——把被爱者纳入爱者自身的生命。在贪婪中自我企图占有对象，却反被对象所占有。在爱中自我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所爱，却因而把被爱者囊括于自身的存在。

痴迷，淫欲和贪婪构成一种灵性疾病，该疾病又常常被瞋怒和嫉妒等激化征兆弄得更加致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纯爱乃是灵性完美之花。

纯爱由恩典所唤醒

人爱受这些制约条件的极大限制，以至于发自内里的纯爱不可能自动产生。所以，当这种纯爱在求道者那

里升起时，总是一种馈赠。纯爱在求道者心中升起，以回应来自大师的恩典的降临。纯爱首先作为大师的礼物被接受时，便在求道者的意识里牢牢扎下根，就像沃土中的种子。在一定的时间，种子生出幼苗，之后长成大树。

但是，大师恩典的降临要取决于求道者的初步灵性准备。直到求道者在其精神构造中建筑一些神圣品质，否则对恩典的初步灵性准备就不会充分。当一个人避免背后中伤，并且多想他人的好处而非坏处时，当他能够实践高度忍耐，并且不惜以自我为代价希望别人好时，他便为接受大师的恩典做好准备。阻挠这种灵性准备的一个最大障碍是**忧虑**。当以极大努力，战胜这个忧虑障碍时，便为培养构成弟子灵性准备的神圣品质铺好道路。一旦求道者准备好，大师的恩典就会降临，因为作为神爱海洋的大师一直在等候着其恩典能够在那里结果的灵魂。

这种由大师恩典所唤醒的爱乃是罕见的特惠。甘愿为子女牺牲一切乃至生命的母亲，随时为国家捐躯的烈士确实极为高尚；但他们也未必品尝过这种产生于大师恩典的纯爱。就连那些蓄着长须，在洞穴和山上打坐，完全进入三昧（入定）的大瑜伽士也未必拥有这种宝贵的爱。

通过大师的恩典被唤醒的纯爱，比求道者可利用的其它任何刺激都更有价值。这种爱不仅本身结合了一切修炼的优点，而且比它们都更有效地引领求道者达到目标。这种爱诞生后，求道者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同神圣至爱结合。意识从其它一切愿望中的这种撤退，引向无限的纯洁。因此没有什么比这种爱更能彻底地净化求道者。求道者总是甘愿为神圣至爱献出一切，对他来说没有做不到的牺牲。其一切思想都背弃了自我并完全集中于神圣至爱。通过这种增长的爱的强烈，他最终冲破自我的桎梏，与至爱结合。这就是爱的“完婚”。如此实现时，爱便成为**神圣的**。

神爱与人爱有着性质的不同。人爱是对“一中的多”，神爱是对“多中的一”。人爱导致数不清的复杂与纠葛，神爱则引向统一与自由。在神爱中个人的与非个人的方面平等均衡，在人爱中这两个方面则交替上升。在人爱中当个人的因素占主导时，导致对其他

形体的内在价值的全然无视。当出于责任感，爱基本上不带个人感情时，又常常使人冷漠，呆板机械。责任感成为一种对个体行为的外部制约，而在神爱中却有无限的自由和无穷的自发性。

神爱与人爱

人爱在个人的和非个人的方面皆受限；而神爱及其对个人和非个人方面的熔合，在存在和表现上都是无限的。

连最高类型的人爱都受制于个体性的局限，它一直坚持到第七个层面之前。神爱产生在个体心消失之后，且摆脱了个体性的束缚。在人爱中爱者与被爱者的二元持续，但在神爱中爱者与至爱合一。在此阶段求道者跨出了二元领域，与神成为一体，因为神爱即神。爱者同至爱合一，即是结束与开始。

整个宇宙是为了爱而诞生，也是为了爱才继续存在。神降入幻相领域，是因为至爱与爱者的表面二元最终促成他有意识地享受自身的神性。爱的发展受二元的张力所制约与维系。为了继续爱的游戏，神不得不经受表面的分裂，成为众多的灵魂。这些灵魂是他自己的不同形式。在与他们的关系中，他同时担任神圣爱者和神圣至爱角色。作为至爱，他们是他们所欣赏的真正和终极对象。作为神圣爱者，他是他们的真正和终极拯救者，把他们吸引回他自身。因此，虽然整个二元世界不过是个幻相，但该幻相却是为着一个重要目的而产生。

宇宙因爱而生

爱是神的一体性在二元世界里的反映。它构成了创世的全部意义。若从生活中将爱排除，那么世上所有的灵魂都会完全相互异化。在这样一个无爱的世界里，唯一可能存在的关系和联系将是肤浅的和机械的。

爱的动力

正是因为爱个体灵魂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才有意义。是爱给二元世界里发生的所有事件赋予意义和价值。然而，把意义给予二元世界的同时，爱又是对二元性的持久挑战。随着其增强，爱还生发创造性的不安宁，成为那个最终使意识恢复原始一体存在的灵性活力的主要驱动力量。